



〔美〕杰夫·尚拉 (Jeff Shaara)◎著

冀开运◎主译

阿登森林 的 鏖战

NO LESS THAN VICTORY

军事小说名家杰夫·尚拉战争三部曲的终结篇

全景展现阿登森林战役的力作

揭秘纳粹集中营鲜为人知的内幕与惨象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NO LESS THAN VICTORY

阿登森林 的 鏖战

〔美〕杰夫·尚拉 (Jeff Shaara) © 著

冀开运 © 主译 张科 王二建 © 参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NO LESS THAN VICTORY by JEFF SHAARA

Copyright © 2009 by Jeffrey M. Shaar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LLANTIN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CHONG Q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3)第3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登森林的鏖战/(美)杰夫·尚拉著;冀开运主译. —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1

书名原文:No Less Than Victory: A Novel of World War II

ISBN 978-7-5624-7646-7

I. ①阿… II. ①杰… ②冀…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8037号

阿登森林的鏖战
ADeng Senlin De Aozhan

[美]杰夫·尚拉(Jeff Shaara)著

冀开运 主译

张科 王二建 参译

策划编辑:胡小京

责任编辑:李桂英 赵琴 版式设计:胡小京

责任校对:陈力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20×1020 1/16 印张:20.25 字数:340千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646-7 定价:49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致读者

本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战事三部曲的第三部。如同前两部，本书并非全面讲述整个战争的历史，而是将你带回那个时代，让那些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去讲述他们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者面临着他们人生的最大危机，这场危机也塑造了人类的未来。尽管历史学家可以去分析这场战争，然后再以分析之后获得的那些令人欣慰的知识去审视这场战争，但是对于那些参加这场战争的人们而言，对于那些要作出重要指挥决策的人而言，这场战争却一点也不舒服。因为，对于指挥官们而言，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每一天都要作出新的决策；对于手执步枪的普通士兵而言，每一天都有新的境况。

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亲历者们的讲述，以及他们的心声；本书写作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他们的回忆录、书信集、日记以及照片，以及对尚在的老兵们的采访记录。

我深知讲述这类故事的风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们对一些偶像般的人物有清晰的形象。而且，有些形象已经被好莱坞电影具体化。[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这个名字通常使人联想到乔治·C.斯科特（George C.Scot）^[1]的那张脸]。过去，我曾使人们对我产生一定程度的愤懑，有一个人就特地对我说：“你竟然胆敢假冒罗伯特·E.李^[2]之口说出某些话！”此话很有道理，我接受了这种质

[1] 乔治·C.斯科特，美国电影演员。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威斯，曾在1970年拍摄的电影《巴顿将军》中饰演巴顿。——译者注

[2] 罗伯特·E.李，1807年1月19日—1870年10月12日，美国将领，在南北战争期间以总司令的身份指挥南部邦联的军队，于1865年4月9日向格兰特将军投降。——译者注



疑。如果我胆敢假冒我书中的任何一位历史人物之口说出某些话，我最好感到欣慰，因为那些话（以及那些思想和感情）都是权威的。否则，书中那些人物都是伪造的，而读者亦将马上发现。在我动笔之前，我尽我所能地挖掘了那些心声，而最令我满意的是当我的写作一旦开始，往后的故事便挥洒自如。有句谚语说：墙上的苍蝇，无孔不入，成为这样一只苍蝇的感觉非常美妙，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中介，只是告诉你们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你们肯定不会同意我对这些人物中的某些人物的刻画，而且最确信无疑的是，我不可能囊括每一个人物生活中的全部细节。但是当你们读完此书时，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而且要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忘记或漠视他们的功劳。此外，我希望这本书是在讲述一个很好的故事。毕竟，这才是要点。

这本书有一个方面不同于我所著的前两部。尽管在之前的著作中我曾写入了某些德国人的心声，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接近尾声时，德国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已经超越了这场战争对他们的国家造成的影响。他们每个人必须叩问自己的良心：到底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已经变成了什么样。

碰巧，当我正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刚从去往华盛顿的短暂旅行中回来，在那里我恰巧遇到了发生在大屠杀纪念馆的枪击事件。那个恐怖的行为是一个88岁的大屠杀否认者实施的。在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的士兵发现了纳粹的最为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确实亲眼目睹了德国人实施的暴行，我对那些大屠杀否认者感到无比愤怒。盟军士兵、亲历集中营的新闻记者的讲述，以及那些数量庞大且完整的证据，压倒性地证明想要否认曾经发生过的大屠杀是多么滑稽荒唐和令人悲哀。我担心的是这些大屠杀否认者有一个政治的或社会的计划，并且担心他们通过否认那些暴行，或者是通过为那些曾经施之于几百万生灵的暴行进行辩解，为的只是证明那些暴行再次发生的正当性。

如果这本书感动了你，或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你觉得你对这场战争有更多一些的了解，或者对那些该对这场战争负责的人有更多了解的话，那么你便和我产生了一些共鸣。

杰夫·尚拉

2009年9月

前言

随着1944年8月诺曼底战役的成功，盟军部队正在以一种愉悦、畅快的自信去迎接他们的胜利，他们认为德国人就要完蛋了。已经穿过法国土地的英国军队、加拿大军队、美国军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们已经获得的胜利将永垂不朽。但是，他们期望的胜利却没有在不出任何差错的情况下到来。最致命的差错是没有堵上我们在今天所知的阿金坦-法莱斯缺口（Argentán-Falaise gap），这是盟军包围圈上的一个18英里宽的口，成千上万的德国军队通过这个缺口逃回了他们的防线之内。对没有堵上这个缺口的指责主要落到了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的头上，但是英国却将责任抛给了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这是一个不能给出简单答案的争论，但是这次失败的后果很快便显现了出来，即那些撤回防线的德国军队将再次反击。

当欧洲的秋天来临时，盟军就像在制定他们的高明战略时所表现的那样志得意满。为了犒赏他的将军们取得的成就（以及安慰自己），艾森豪威尔促成了他的军队指挥序列的变动。曾在诺曼底指挥盟军地面联合部队的蒙哥马利，如今仅限于指挥由他自己的英国部队以及加拿大第一军组成的一个集团军。美国陆军上将奥马尔·布莱德雷^[1]被擢升到与蒙哥马利平级的位置，指挥所有已经从诺曼底向内陆推进的，而且人数仍在不断增加的美国军队^[2]。为了安抚蒙哥马利，也为了平息英国报纸上愤

[1] 奥马尔·布莱德雷（Omar Nelson Bradley，1893.2.12—1981.4.8），美国著名军事家、统帅，陆军五星上将（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在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的主要指挥官。——译者注

[2] 指盟军第十二集团军群，下辖美国第一集团军（霍奇斯将军领）、美国第三集团军（巴顿将军领）、第九集团军（辛普森将军领）、第十五集团军（杰罗将军领）。——译者注



怒的咆哮，蒙哥马利又被擢升为陆军元帅继续向艾森豪威尔施压以执行他自己的特别计划。令人失望的是，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蒙哥马利的计划，即沿着盟军战线的北翼大规模空降伞兵，扫清德军各个最坚固据点的外围，然后打通通往柏林的道路。这次进攻将在那些把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北部分隔开来的边界上的水路和沼泽平原上推进。这次行动要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占领横跨莱茵河在内的五条河流的桥梁。只要这些桥梁掌握在盟军手中，英国的步兵和装甲部队便可以穿过那些被伞兵部队打开的道路。蒙哥马利很自信地认为这次进攻不仅可以让德军防御部队大吃一惊，而且可以迅速结束战争。

1944年9月17日，“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三个伞兵师——其中两个师是美国军队，一个师是英国部队——以历史上最大的空降作战规模，在光天化日之下空降。由于蒙哥马利没有给予解释的原因，英国第一空降师的空降区偏离了他们原定的空降目标阿纳姆四十多英里。英国伞兵延迟抵达阿纳姆桥以及在途中遭遇的困难给了德国守军以反应时间——德军的这次防守远远超出了蒙哥马利的预料。对盟军而言，更糟糕的是，蒙哥马利的整个作战行动计划因一名携带着该计划的美国军官被德军俘虏而落入了德军手中。在几个小时之内，德国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1]便准确知道了蒙哥马利的打算。

与迅速地占领他们的既定目标相反，盟军伞兵部队陷入他们毫无胜算的激战中。尽管蒙哥马利动用装甲部队和步兵前去支援，但是这次行动还是明显不能取得胜利。1944年9月25日，即在这次行动开始的八天之后，蒙哥马利下令撤退。盟军损失了17 000人。

蒙哥马利坚持认为这次行动已经取得了“百分之九十的胜利”，并将失败归咎于糟糕的天气。在美军这边，尤其是在两个美国伞兵师的指挥官们那里，没有一个人苟同他的看法。

为了支援蒙哥马利的行动，艾森豪威尔把美国的军队沿着广阔的西线向前推进。美国陆军上将考特尼·霍奇斯^[2]，把军队推向了德国城市亚琛，并于10月中旬将其攻克。在霍奇斯的南部，乔治·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推向了德国重要的工业区：萨尔河谷。但是，日程的改变，天气的变化，以及降雨和泥淖，还有德军在

[1] 即奥托·莫里茨·瓦尔特·莫德尔（Otto Moritz Walter Model，1891年1月24日—1945年4月21日），德国陆军元帅，深受希特勒的重用，多次力挽狂澜延缓了纳粹灭亡的时间，被称为希特勒的“救火队员”。1945年4月21日在杜伊斯堡附近的森林中开枪自尽。——译者注

[2] 即考特尼·希克斯·霍奇斯（Courtney Eieks Hodges，1887年1月5日—1966年1月16日），美国陆军上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美军第一集团军活跃于欧洲西北部战场。——译者注

进军途中设置的种种障碍，都滞缓了盟军的推进。

在10月18日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达了他的失望，并且开始了解到他们志得意满的乐观已经化为了可能出现的血腥僵持。在北部战线，蒙哥马利坚持认为他的军队在来年初还不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南部战线，巴顿的补给线已经延伸到了临界点，而他的部队被顽强抵抗的德军以及令人痛苦的天气所造成的处境弄得精疲力竭。

中部战线，由于美军深信他们能守住亚琛，他们计划继续向东推进。但是在这座城市的南部和东部，德军在一处名为休特根森林的林地的延伸地带建立了一个防御据点。10月中旬，霍奇斯将他的军队推进到休特根森林，希望消灭那几支扼守阵地的建制不全的德军。因防御点占据了所有的地利，美军不得不在只利于防御的杂乱丛深的树林中和令人绝望的地势下作战。美军向前推进非常艰难，在两个星期中便遭受了惊人的损失。霍奇斯下令增援，结果只是把美军送进了绞肉机。“休特根地狱”最后使美军遭受了30 000多人的损失，并且成了美军在此次战争中遭遇的最血腥的战斗。尽管美军最后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但是他们的损失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三月前的愉悦畅快如今已经被绝望的情形和残酷的现实所取代。与许多人预期的相反，德军远不是一支士气低落、忧郁沮丧的老弱杂牌。尽管艾森豪威尔不停敦促他的将领们继续保持有效的进攻，但是天公并不作美，而是继续恶化下去。在整个西线，那些曾经是一战老兵的将军们被勾起了以前的回忆：那时寒冬几乎使军队陷入窒息，秋雨成了冬雪，人们躲藏在战壕里，依赖有利地形，等待目标出现。

尽管还没有从在休特根遭受的战斗损失中恢复过来，霍奇斯根据他下辖的各师的需要对其进行了调整，让精疲力竭的老兵们休整，换上处于安全地带的尚未参加作战的新兵部队。寒冬开始降临到整个战线，然而所有人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德军依旧很险恶，尤其是当他们的身后也是他们的家园时。尽管人们都预计德军在冬天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是霍奇斯仍然加强了德军在那里最有可能发动袭击的阿登北部地区的防御。和艾森豪威尔一样，霍奇斯知道，对希特勒及他的将军们而言，丧失亚琛，犹如梗刺在喉。整个秋季，霍奇斯的部队遭遇了最惨烈的战斗。因此，对霍奇斯而言，把那些伤亡惨重的部队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带进行补给和重建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所以，他把这些部队调往了南部，靠近巴斯托尼一带，布防在阿登森林的南线。在那个令人沮丧的地形的最大范围之



内，霍奇斯把新来的队伍——即他所辖的最没有作战经验的第一零六步兵师和第九十九步兵师——部署在靠近比利时圣维茨的一个小镇的至关重要的十字地带。在附近装甲部队的支持下，为了防备德军穿过阿登地区发动进攻，霍奇斯收到的命令是让他集中注意力向东推进，占领至关重要的罗尔河大坝。一旦天气改善，以及河流的水位下降，霍奇斯希望同蒙哥马利一道重新发起一次强烈的进攻。与此同时，在阿登地区的南线，巴顿也可以不受牵制，直插德国，占领萨尔河谷的工业区。这次进攻将粉碎固守莱茵河的德军，然后，再挥师挺进。同时，苏军也计划发动一月攻势，打算从东线粉碎德军，这样艾森豪威尔以及整个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P）都无比自信地认为胜利就在眼前。

另一方面，盟军无法理解的诸多因素成就了德国士兵们令人惊讶的表现。1944年7月，发生了一次企图暗杀希特勒的政变^[1]，但是可能是命运出人意料的安排，元首躲过了一劫。对任何反对希特勒的人的处理得迅速而严厉，而且，任何人只要被怀疑对元首不忠都会成为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的目标。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被处决，无数人被投进监狱，因此，任何反对希特勒或企图推翻希特勒的组织力量都被扑灭了。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博士充分利用希特勒的大难不死为噱头，开足马力向德国人民宣传，希特勒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宣传也是一场战役，它可以蛊惑德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愿意接受希特勒的统治。

在法国遭受的灾难为希特勒的军队带来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转变。在德国曾经依靠以陆军元帅们为将领的大型军团统治的地方，如今，为了在混乱中疯狂逃命，这些军团重新组成了一些由下级军官指挥的更小的作战部队。这些部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主，因此，在像休特根森林那样的地方发生的混乱不堪的战斗中，这些德国军队的下级军官在他们面临的战斗形势中打得更加出色。尽管德国高级将领们仍旧在唱主角，但是这些普通的德国士兵也变得更加重要。

在东线，苏军对德军发动的轮番猛攻，使希特勒即便是头脑不清也得看清楚，必须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必须取得一些巨大的胜利来扭转局势。希特勒估计西线的敌人比较薄弱，他相信只要重挫英美军队便会把西方联盟逼到谈判桌上。而且希特勒相信他可以轻易地说服他们加入到他的更加伟大的事业中，去抗击他

[1] 指德国军官施道芬伯格联络许多高级军官实施的暗杀希特勒的行动。——译者注

们共同的敌人——苏联。这种在希特勒看来似乎是完美的逻辑推理，虽然对他的高级将领们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也不许有任何争论。希特勒制订了一个计划，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发起一场神不知鬼不觉的大规模进攻。他确信只要他的计划取得成功，他便能够赢得战争，而他的千年帝国之梦亦将实现。

目 录

CONTENTS

[p1—p192] 第一部分
 一—十九章

.....

[p193—p238] 第二部分
 二十—二十五章

.....

[p239—p309] 第三部分
 二十六—三十三章

.....

[p310] 翻译后记

.....



第一部分

战争是那些走出家门勤勉实干的人打赢的。

——乔治·巴顿



第一章 投弹手巴克利

1944年11月14日，英格兰，剑桥郡附近，巴辛伯恩空军基地

他已经冷冻不堪，双腿僵硬，冰冷的腹部痉挛难忍。飞机在嗡嗡振动，他也随之晃动。当飞机起飞时，他可以看见大地慢慢地倾斜。B-17轰炸机越爬越高、越爬越陡。前方是另一架飞机，他可以看见它的机尾机枪手，走向他的位置，然后面朝着他。当他们刚刚爬升到离地面3 000英尺时，前面的那架飞机开始向左斜转，而他的飞机也紧随其后，向左斜转。机舱之外，在后面和右边做着同样动作的大型轰炸机上反射出来的黎明前的亮光零零碎碎。飞机的几个巨大引擎迸出火花，令人紧张不安，但是机师们尽了他们的本职，当白天完全来临时，那些火花便逐渐消失不见了。

他们继续爬升，爬升到B-17轰炸机在不熄火的情况下所能爬到的高度，每一名飞行员都能体会到那种感觉，即当飞机开始停止飞行的时候，机头突然往下栽的感觉。但是投弹手除了坐着什么也不能做。在起飞期间，他只是个乘客，坐在他上方驾驶舱里的飞行员做着自己的工作。他随着飞机的斜身急转弯而向前倾倒，知道他们正在盘旋飞行，并且仍然离前方的飞机很近，更多的飞机随之起飞，跟着他们。有些首先起飞的飞机已经升空了，但是它们已经消失在厚厚的云层中，他乘坐的这架飞机已经达到了最大的升空限度，在他前面的飞机也已经几乎看不见了。浓雾从云层中飘来，湿气模糊了他前面的玻璃。在训练时，教官曾告诉他：投弹手在飞机上有最好的座位，你要尽量往前坐，正好在机头的那个位置，在那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方向的风景，但是这些风景瞬间就被抛到后面去了。即便是飞行员也看不到下面，所以必须依赖于飞在他下面的同一个编队里的其他飞机以保持相应之间的距离。但是在这密集的云层中，什么也看不见，暴雨冲刷着飞机的玻璃，而现在，他们所乘坐的飞机就像无头的苍蝇，云层也依旧越来越厚，在他的前方没有任何飞机的踪影。

在他后面左边坐的是领航员，一语不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仪表。他们

前面的飞行盲区令人懊恼而痛苦，飞机依旧在嗡嗡振动，在扰动气流中还有些轻微的颠簸，飞行员使尽浑身解数使飞机准确地保持平衡。投弹手倾斜到了他的安全带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他好希望那些笼罩在他们上方的乌云哪怕能消逝一点点。当第一缕阳光出现时，第八航空大队的每一名美国士兵都在低声咒骂着英国的天气。

这次任务没有什么特别，机组人员们依旧在凌晨四点起床，迅速吃完早饭，然后出发，奔向不计其数的飞机。机场地勤人员早在夜里已经将飞机准备好并检修完毕，他们在凌晨四点之前不能像机组人员那样可以睡个舒坦的好觉。但是当机组人员在他们各自的“鸟儿”面前集合完毕时，在他们所有的十个人中，有八个人将去协助地勤人员做起飞前的准备，与此同时主驾驶和副驾驶坐进驾驶舱，浏览着地勤人员交付的检修表，这可是为他们自己的安全着想。和其他机组人员一样，投弹手也得帮着手慢慢地旋动飞机的巨大的螺旋桨，转动引擎，松一松里面凝固的机油。他对飞机引擎所知甚少，因为他连一辆汽车都不曾拥有过，也没有获得过机械师引以为自豪的特殊勋章，即满手的机油。但是，对那些了解引擎的人而言，机油与汽油一样至关重要，把两者都备足对任何人而言都不吃亏。在进行了一定的旋动之后，主机师便会打个手势，然后，启动那笨重的桨叶就变得十分容易了，飞机引擎慢慢地“突突突”地响了起来，飞机上的小型发电机打出电火花，这可以使四个引擎中的每一个都持续转动。然后地勤人员往后站开，欣赏着他们取得的成功：引擎轰鸣，喷出浓烟，桨叶旋转自如。甚至连老机师们也在享受着简短的一刻：被瞬间排出的废气吞没，轰鸣声在他们的心中翻滚，震耳欲聋。十足的马力将带着这只巨大的“鸟儿”再次升空去拜访敌人。

随着引擎渐热，主驾驶打了一个惯用的手势，下令登机。然后全体机组人员便涌向舱口，而经验丰富的机组人员将预测谁会抢先登上飞机。以前最先登上飞机的往往是那些新来的兵丁，这次便是一名迫不及待的球形塔机枪手，他还不知道他将会多么地害怕。当全体机组人员都涌向舱口时，待在后方的人还要做些其他的活儿：帮忙从后面推一下那些登机的人员，拍拍他们的屁股，并祝他们好运。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些惯例：一些地勤人员为他们做同样的祈祷或者一起宣读同样的誓词，为他们买每天的第一杯酒或为他们点燃每天的第一支烟，然后对他们说道，今晚再会，替我好好教训一下那些纳粹狗杂种。有些人还在他们自己的



轰炸机上涂上自己的名字或者一些简短的留言，这些留言通常都很污秽，都是一些外行看不懂的脏话。所有这些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很随意，现在已经成了一种仪式，而那些具有一定意义的简短唠叨已经成了对他们所有人的重复的安慰。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仪式：当全体机组人员在机头下面走过时，每个人都要踮起脚来轻轻地拍一拍那块闪闪发光的金属，它的上面画的是一只龇牙怒目的美洲短吻鳄的脑袋。这架飞机曾被命名为“大鳄鱼”，因为那些早先在这架飞机上作战的机组人员一直认为它天生就该拥有一个令敌人胆寒的某种标志。尽管没有人质疑过德国人是否知道美洲短吻鳄是什么，但是这架飞机的飞行机械师来自于路易斯安那州，他提出了一个别人无可置疑，甚至连主驾驶也没有任何异议的论断，即只要那个标志喷得凶猛异常，这条大鳄鱼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早上，他们将要去执行第三十二次任务。而迄今为止，只有一人仅仅受了一点小伤，他就是球形塔机枪手，不过现在这名机枪手已经换成了一名新丁，他似乎相信他可以击落所有的纳粹空军。

想要长寿，可能要更加地迷信，尤其是那些机场地勤人员会这样认为。他们对许多怪异的事情以及命运都极度敏感。在一个星期内罕见地成功完成了31次任务，在如今看来已经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数字。这可能是他们每次都要完成一些祷告仪式的原因，他们当中的最虔诚的人相信上帝肯定在以某种方式给予了他们特别的眷顾。如果人们做了祷告，做了同样的祷告，便会使他们鼓起勇气向那只会把他们再次带回来的“鸟儿”投以一个神圣的微笑。

他们升空作战的任务次数更加强化了他们的迷信思想，而这个数字对第八航空大队的每一个机组人员来说都成了一种痛苦。起初，上面希望每个机组人员能够完成25次任务，而达到这个数字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当某位机组人员完成了20次任务时，那些仪式便变得更加认真，有些人在他们床边的墙上画了不止一个十字符号，有些人连扑克游戏也不玩了，害怕这会带走他们的好运。然后，当任务的次数已经达到了30次时，人们对空军长官的抱怨已经变成了口无遮拦的诅咒。不久，有消息说，一些军官只知道传递命令，然后便躲起来寻找掩护。执行任务的次数已经升到35了，抗议再次爆发，但是上面依旧绝不通融，态度强硬。随着轰炸行动日渐加剧，飞机越造越多，但是训练中心源源不断地输出的新机务人员却远不能满足需求，不过那只是官方的解释。但是，有消息不断在兵营和机库间传开，说执行任务的次数又提高了，因为许多机组人员阵亡了。那

些经验丰富的机组人员开始抱怨道，看来只执行35次任务只是一种奢望了，并且还抱怨说，指挥系统里的有些高官早就已经作出决定，要继续提高执行任务的次数。而那些亲眼目睹在自己编队中坠毁了如此多飞机的人们开始相信，他们将不得不升空执行尽可能多的任务，直到他们全部阵亡。

这名投弹手叫巴克利（Buckley），年仅22岁，他比“大鳄鱼”上的大多数机组人员都小。其中年纪最大的是空中维修师，今年30岁，是一名性格暴躁、肩宽背阔的法国人后裔。而其他的那些机组人员中，最小的只有19岁，通常飞机上的炮手都是最小的。巴克利则开始打量主驾驶，他看起来好像才12岁，有人叫他娃娃脸上尉。这名主驾驶是两个星期之前才来的，取代了原来那位已经精神崩溃了的驾驶员。那只是一次人类固有的脆弱在意想不到时的爆发，原来那名主驾驶在执行了24次任务之后简直已经神经崩溃了，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那次爆发将会来临，也没有任何人察觉到他会出现问题。但是，在去往他们任务目标的途中，飞到法国上空的某个地方时，飞机突然倾斜急转，然后急剧下降。尽管有引擎的嗡嗡声，但巴克利还是听到了那名主驾驶的尖叫声，其他人也作出了迅猛的反应，在飞机里惊呼起来。当混乱结束时，驾驶舱里又发生了打斗，空中维修师和副驾驶与那名驾驶员扭打在了一起，在这令人恐怖的一分钟里，大多数机组人员都涌向了驾驶舱。导航师已经从机头爬了上来，前去帮忙，而巴克利则原地不动。他知道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他的投弹瞄准器来驾驶飞机。当恐怖的几秒过去后，他的后背紧紧地贴在座椅上，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紧紧地盯着从他前面向他扑过来的地面。当飞机重新恢复平衡后，局面才得到了控制。原因很快就弄清楚了，那名主驾驶在发出尖叫时，好像说的是关于死亡之类的事情，他说这次他的大限到了，但是此人歇斯底里的发作被很快平息了，有人用0.45口径手枪的枪把在他的脑袋上砰的猛击了一下。没有谁真正想用手枪猛击那位主驾驶的头部，而且他们都知道有些负责调查的白痴军官，一些从未上过战场的乳臭未干的少校，可能会严格照章办事而把这次事件称作一次兵变。但是，巴克利认为，由于那个家伙突然发疯，大家可能会被摔得尸骨无存，敲碎他的脑袋却拯救了全机人，而且这必定是马利特（Marlette）中士干的，这位该死的空中维修师总是喜欢装出一副他的屁股被无缘无故踢了一脚的样子。不过，他做得好，如果飞机继续坠落，那该死的机翼便会脱落。巴克利可能会以他的眼光去看待那名比他大几岁的维修师，觉得他就像好莱坞电影中的那些英俊潇洒的飞行员一样，颇得美女青



眯。他想知道那些白痴军官会怎样处理那名维修师？移交军事法庭吗？那些白痴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们。当然，机组人员曾听到过一些谣传：即便你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但那些白痴仍将在你们手里塞上一支步枪，然后把你们送到步兵团去。而巴克利也认为，他想他应该相信这些谣传。但是，如果某个家伙在驾驶舱内发了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那些白痴军官难道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呢吗？

巴克利向后靠在他又小又硬的座位上，他知道在他座位的薄垫儿下面有一块半英寸厚的钢板固定在了椅架上。那些经验丰富的机组人员已经很快地学会了巴结一些地勤人员，通过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备用物件，而且，给他们一箱啤酒或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他们还会偷偷地帮你在座位上多安一块装甲。当然，这是不允许的，因为指挥官们认为，偷偷装块钢板在飞机上，徒增重量，没有必要。即便这名新来的主驾驶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但巴克利认为，这名上尉的座位下肯定也有一块钢板。如果有什么东西从下面打上来，至少那件宝贝还能起点儿保护作用。

这名新来的主驾驶是亨利·卡尔森（Henry Carlson）上尉，他除了很快地适应他的新伙伴之外，别无选择。在两个星期里，他已经升空执行了7次任务，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速成训练。虽然他看起来娇小可爱，但是，巴克利却认为他有些古怪。有些人戏称他为娃娃脸上尉，但是，现在，他说在他回家之前，他不会去理发，说那是他的护身符。他在头两个星期中活了下来，所以他决定不会更换任何东西。

巴克利凝望着前面阴郁的天空，气温迅速下降，他感到寒气浸透了他的双脚，他伸出手，摸到开关，打开之后，便会有一些舒服的热气通过一根导管灌进他的航空装里。在高空中，空气稀薄，任何曝露在外的手指在几分钟之内便会不听使唤，即便戴上手套也几乎不起作用。在几分钟之后，巴克利才开始感到一些暖和，有了这点暖和，便足够缓解他冰冻的脚趾的痛苦。但是他仍在瑟瑟发抖，他用双臂紧紧抱住他的夹克，因为他的飞行防寒服要很长时间才能暖起来，但即便他的防寒服暖起来之后，他也会依旧颤抖不止。

每一次都是这样，在飞机真正起飞之前，他们早就开始发抖了。但是却没人愿意谈及此事，没人甘冒风险去揭露其中的秘密，也没人甘冒被戏弄或因胆小而蒙羞的风险。巴克利想知道，这些人中有多少人像他一样感到害怕。他往后看了一眼，发现领航员正在看导航仪器，然后在一沓纸上写着什么。然后他又向前扭过头来，在心里想到：这名领航员在热身期间和飞机爬升期间什么也没说，可能